

冻结的香气

凍りついた香り



Yoko Ogawa

星野空译

小川洋子

冻结的香气

凍りついた香り

小川洋子

Yoko Ogawa

星野空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冻结的香气 / (日) 小川洋子著; 星野空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39-3966-3

I. ①冻… II. ①小… 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295 号

Kôritsuita Kaori

Copyright © 1998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Gento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2-212 号

冻结的香气

作者: [日] 小川洋子

译者: 星野空

责任编辑: 曹洁 颜颖颖

封面设计: hanyindesig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字数: 11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3966-3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1

从维也纳国际机场转乘前往布拉格的航班已经晚点了五个小时。不论去问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都不会有人告知真相。他们只会一脸不耐烦地缩缩脖子，然后溜出一串我听不懂的语言而已。

C-37号登机口位于建筑的一端。人影稀疏，十分安静。既没有流淌的音乐，也不闻旅行者们满心雀跃的叽叽喳喳，不知是否是因为喇叭坏了，偶尔响起的机场广播断断续续得几乎听不清。

咖啡站已准备打烊。刚才给我做了三明治的小哥正用拖把拖着地板。柜台的灯光已熄灭，咖啡杯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倒扣排列在擦碗布上。

外面早已一片漆黑。隐隐可以看到橙色的导航灯。正好一架飞机起飞，它就像是被吸入了遥远黑暗中的一点，渐渐地越变越小。

一个白人老妇蜷着身子，以包为枕，横躺在长椅上。

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一家大小正在吃月饼，碎屑窸窣窸窣地落在地上。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安然沉睡。大家都在等候飞机起飞。

我想算一算自己已经从日本出发了多久，想算一算自己到底睡了几个小时，但几次尝试都没弄明白。在对七小时时差的加加减减中，早已分不清今夕何夕。因为过于疲劳，我的大脑中枢已然麻痹。

不管是哪个方面，负责计算的都是他。把一个人的生日换算成公历、统计出差的差旅费、记下保龄球的得分、指出出租车找零有误……

不论什么时候，弘之都能得出正确的回答。只要我嗫嚅着“这个……”，他就立刻会在一旁为我提示正确的数字。绝不颐指气使，也不洋洋得意，反倒显得有点抱歉：因为你看起来有点为难，忍不住就说出口了。如果是我多管闲事，还请多多包涵。

——他仿佛就是想这么说。

58、37400、1692、903……他的回答只是单纯的数字，除此之外再没别的意思。但是，他低声说出那些数

字的瞬间却是我的至爱。

说出确切数字的声音令我安心,我可以确实地感觉到,他真真切切地就在我的身边。

忽然一阵雷鸣。适才飞机消失的方向划过一道闪电。随后落起了冰雹。

一开始我还以为候机厅的玻璃要碎了。骇人的声响笼罩在周遭,就像是什么坚硬物体崩塌一般。老妇站起了身,安抚奶嘴从一脸呆然的婴儿口中跌落。每一个人都都在看外面。

冰雹就像是真的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定睛望去,黑暗中可以看清每一颗的形状。有好几颗撞到了窗上,然后碎裂、散开。

忽地回过神来,却见我们所要搭乘的飞机已经停靠在旁。可以看到机身上“CESKY”几个字母。它是何时、又从何处而来?我站起身靠近窗户。只见堆放着行李的货车排成长队,从四处蜿蜒着朝这边驶来。

冰雹打在了螺旋桨、机轮、机翼上。机门抬起,舷梯斜靠上去。雷声愈加隆隆,婴儿又放声大哭。

被冰雹击打的飞机看起来格外渺小，宛如受伤孱弱的小鸟。室内板上通知登机的灯终于开始闪烁。

当医院的护士打电话通知我弘之的死讯时，我正在起居室熨衣服。

“啊？你说什么？”

对着听筒那一头的陌生声音，我又问了一次。

“他在工作的地方寻死，服下了无水酒精。”

为什么一个我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女人可以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弘之的事情？我感到不可思议。她的行为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请立刻赶来。从一楼西门进去后就是抢救中心。”

无水酒精。这个我很清楚。就在调香室的柜子最下层——我经常注视着弘之在调香室里工作时的身影，那里的事物不论多么微小我都记得——就在那个红色盖子的褐色玻璃容器里。那看起来圆圆的、重重的瓶子上，贴着白色的标签。我记得只用掉了10毫升。

“明白了吧？”

女人再次确认。

我回到熨台前，然后将熨斗贴在弘之那件正熨到一半的衬衫上。

我知道我应该立刻出发。我应该把钱包塞到口袋后就跳上计程车，不顾一切地赶往医院。

然而我的手却不自觉地在摆弄着熨斗，仿佛完成这件事才是眼下的重中之重，我细心地熨平领口的皱纹——要穿上这件衬衫的弘之明明已经死了。

太平间位于地下室。走在狭长的走廊上，树脂地板发出吱吱声。早上送他出门上班时，应该并没有异样。我自己说给自己听。他拎起装有调香工具的包，在玄关的镜子前确认领带是否歪斜，然后对我挥起一只手说了声“再见”便出门了。

昨晚正好是我们开始同居一周年，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下。我做了他喜欢的肉馅糕，甜点则是烤苹果派。我们开了香槟，但只有我喝了。即使再怎么敬他，他

仍是不喝。这也是惯有的事。他说酒精对嗅觉不好，所以绝不肯沾上一滴。相对的，他多吃了一个苹果派。

他送我的礼物，是他第一次为我调制的香水，这是很久以前就跟我约定的。我每每催他，他总会很困惑地垂下眼帘说：

“这可没那么容易，我必须对你有更深入的了解。”

他给它取名“记忆之泉”。细长的半透明玻璃瓶上没有任何装饰，两端是不对称的曲线，瓶中混着几个气泡。在光照下，可以看见那些气泡在香水中摇晃。相较于朴素的瓶身，瓶盖上却刻着的透明图案却非常精巧，那是孔雀羽毛的图案。

“孔雀是掌管记忆之神的使者。”

他说着取下瓶盖，手指滑入我的发间，在耳后为我抹上一滴香水。

他不可能在度过如此重要的一晚后自杀。从刚开始，我一直都思考着同样的事。如果他早就决定要自杀，只是在等着香水完成，那么，为了让我不要心存留恋，我宁可不要完成什么香水。

太平间狭窄且寒冷。弘之躺着的床周围，勉强可以站人。香水工坊的玲子老师和一个不认识的年轻男子站着。老师与我对视，欲言又止地发出了无声的叹息。

我把手掌贴在弘之的脸颊上。他的表情温柔得让我不由自主地这么做。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张死人的脸、如果置之不顾就会渐渐腐烂的脸。

“对不起。”

玲子老师说。

“如果我早点注意到事情就不会这样了……一早我拜托弘之君看门后就出门了。回来时他已经倒下了。我无法相信，他怎么会服药自杀。我不应该顺路绕道，应该再早些回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以为他在捉弄我。但是，我再怎么喊他再怎么摇他，他都没有回答。他的脚边滚落着无水酒精的瓶子。当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全身震动得无法自己，痛苦得就好像是自己喝了它一样……但是，弘之君却一点也不痛苦。真的。他嘴巴紧闭，眼帘低垂，就像是在专心闻香。是的，就和他平时在那里做的一样。就像是追寻太过遥远的香气

记忆时，心脏却不知不觉间停止了跳动一样……”

一旦开口，玲子老师就停不住了。她的话语接连不断，如泪水流淌一般扑簌而下。只有她的声音在太平间里回荡。

弘之的脸颊很温暖。肌肤的触感就和迄今为止无数次抚摸过的一样。但立刻，我就知道这是我的错觉。其实他的脸冰冷得令人心痛。遗留在手心的只不过是白衬衫熨好后的余温。

“为什么要喝下那么难喝的东西……”

我说道。玲子老师事后告诉我，当时我没有流泪，没有喊叫，只是淡淡地呢喃。而我什么也不记得。

“但是，他的弟弟能来真是帮了大忙。如果只有我和凉子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哎，是吧？哪怕只是多一个亲近的人能来都好，不然也太孤单了。因为，他是一个人啊。在安静的调香室一角……陪着他的，只有他昨天调好的香水味……”

当沉默造访，老师有些承受不住地再次开口。

“那个是‘记忆之泉’。”

我喃喃自语,但老师却没有听到。

我思考着要怎么做才能让弘之的身体保持现在的样子。我很清楚他已经不可能复生,但我不想看到他化为灰烬化为白骨。我认为最可怕的,是他的容颜将会消失。比死还要可怕。只要掌心能感受到这张脸庞,哪怕再冰冷,我想我就能支持下去。

首先需要干净而高级的丝绸。而且要许许多多,绕好几层还能有剩。然后是末药^①,这是最重要的。弘之曾经告诉过我,木乃伊这个词取自这种香料。它具有杀菌作用与防腐的效果,早在公元前四千年,便以它为供物焚香拜神,那是可以带来重生的圣药。

我已经忘了我们是怎么聊到木乃伊的。他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故事,每一个都跟香水有关。听他说着那些故事,总能使我深感佩服,让我满心愉悦、令我平心静气。

接着是放血、取出内脏。这事再怎么细心也不过

① 末药:myrrha,为橄榄科植物的干燥树脂,又名没药。

分。不论是多小的肠襞,多薄的脑皮层,都要一个不剩、一片不留地掏出。然后往里面塞满末药。要巧妙地拉开皮肤,不要破坏原本的形状。脸颊的内侧当然也要。最后就是裹上浸过末药的丝绸,静待其完全渗入。没有什么好怕的。列宁也好、伊娃·贝隆^①也好都是如此这般。

调香室的柜子上有装末药的瓶子吗?为什么玲子老师尽絮叨些无足轻重的事,却不把关键的香料给我带来?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明明就是末药……

“我们约好一年打两次电话。”

陌生的声音。我受惊地抬起脸,手还停留在弘之的脸庞。

“父亲的忌日我打给他,母亲的生日他打给我。如果不这么定好日子就会忘记。”

是在老师身旁的男子。他抓着床沿,一句一句慎重地说道。低下头时,昏暗的灯光照在了他的侧脸。

^① 伊娃·贝隆:通常被称为贝隆夫人,是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的第二任夫人。

他像极了弘之。简直可以说就是弘之。这一瞬间我猛地被拉回到了现实，贴在弘之脸颊上的手指登时僵住。

弟弟？他有弟弟吗？他从没提过他的家人呢。他说他们全都去世了。再无下文。他们全都去世了——我以为再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适合他。他总是坐在隔着玻璃的调香室里闻香，就好像在出生之前便一直那样、久久都不动一下。

如果光的角度再稍作变化，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我连忙移开视线。弘之的唇依旧润泽，今早才洗过的头发尚还柔顺，而他最珍惜的鼻子在如此寒碜的灯光下，仍然不失美好的轮廓。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也是我打电话的日子。他是为了让我能早点知道才选择这个日子的吧。”

男子说的话并非是对玲子老师、我或者弘之发问。

我把手从弘之的脸上移开。老师放声大哭。明明没有窗，寒气却不知从哪儿悄然而入。

他会选择今天，也许并不是为了承诺过的香水，而

是因为挂念弟弟。说不定,他希望自己能 and 父亲死在同一天。

我发现自己在妒忌这个素不相识的弟弟。这不合时宜的情感使我困惑、混乱。它击垮了我,也带给我失去弘之的真正痛苦与恐惧。

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我的,是个一脸稚气、堪称少年的年轻男子。他双手插在穿得旧兮兮的皮夹克口袋里,曲背而立。在发现我后,他露出害羞的微笑跟我握手。匀称结实的身材,双耳戴着金色的圆耳环。

“真抱歉让你久等了,飞机晚点了好久。”

我说道。他低着头,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我还担心你会不会等得不耐烦就回去了。这大半夜的要是放我一个人出去,真不知如何是好呢。真是谢谢你了。”

青年含糊地点了点头,扣上皮夹克的纽扣,用眼神示意总之出去再说。他有着波浪般的栗色头发,以及相

同颜色的眼睛。

“哎，你是 CEDOK 旅行社派来的导游吗？”

这一次我试探着用英语询问。但他的反应依旧，只是冒出两三个像是捷克语的单词。既像是在道歉，又像是在宽慰，让我不用担心。

“我明明再三强调要一个懂日语的导游，这是怎么回事。英语也不行吗？一句也不会？”

他用握住行李箱把手代替了回答，然后有些踌躇地对我提着的旅行袋伸出手，像是在说可以的话这个也我来。我摇了摇头，他立刻把手收回。

“语言不通的人我会很困扰的。我有很多东西要调查，还得找人问话。我不是单纯来观光的。今天原本是约好要讨论并制定逗留期间的行程的，当然我并没有想到飞机会晚点那么久。明天能好好地派一个符合我希望的人来吗？”

虽然我知道和这孩子再说什么都没用，但还是忍不住说出心中的担心。因为我一直没睡，精神有些异常亢奋。

青年热情地倾听着,仿佛他能理解这一切。他对着半空望了一会后,默默地露出微笑。然后他把行李箱放上了小货车的后车厢。无奈之下,我也只好对他客气地笑笑,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布拉格也下了骤雨吗?街上湿漉漉的。林荫树、柏油路以及有轨电车的轨道都因水滴而泛光。乳黄色的街灯照亮黑夜。即使在往市中心靠近也几乎没有人影。既有被高高的绿树与红瓦围绕、建筑重叠的医院,也有破破烂烂的加油站。幽暗的森林、公交总站、公园里的喷泉、食品店以及邮局,它们似乎都在沉睡。小货车在几个十字路口转弯后开始加速。车后的行李箱与大概是他自己的黑色箱子互相撞击,发出嘎嗒嘎嗒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他身后用英语慢慢地重复了两次。他转过头,扑闪着他惹人怜爱的眼睛,又重新握紧方向盘。

“我是凉子。我的名字叫凉子,Ryo-ko。明白吗?”

这次我用食指戳了戳他的背。他怕痒似的扭着身体点了点头。